

·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 ·

The Series of Famous Military Works
of Foreign Countries

〔英〕J.F.C.富勒 著
综旭 译 周驰 校

战争指导

The Conduct
of War

解放军出版社

战争指导

[英] J.F.C. 富勒 著
绽 旭 译 周 驰 校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指导 / (英) 富勒 (Fuller, J. F. C.) 译; 绛旭
译.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
ISBN 978 - 7 - 5065 - 6699 - 5

I. ①战… II. ①富… ②绽… III. ①战争史 - 研究
- 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042 号

J. F. C. Fuller
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哈里斯堡军事出版公司 1955 年版本译出

战争指导

1789—1961

[英] J. F. C. 富勒少将 著
绽 旭 译 周 驰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1985 年 9 月第一版 2014 年 1 月 (北京) 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A5 印张: 13.875

字数: 258 千字 印数: 5001 ~ 8000 册

定价: 28.00 元



J.F.C. 富勒

1878 ~ 1966



修订版说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面貌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人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求知渴望，观察世界现实，了解世界历史，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开始组织军内外学者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外国著名军事著作。这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将世界上有影响有价值的军事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中国军事理论建设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书目怎么确定？版本怎么寻找与选择？能胜任此翻译工作的译者在哪儿？在当时的副社长范传新和军事编辑部诸多同志们不断



努力下，依靠各界人士的鼎力襄助，各种困难逐一解决，但出版速度缓慢。近 20 年来，陆陆续续共出版了 14 种图书：《战争论》〔德〕克劳塞维茨著、《军事战略》〔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不定的号角》〔美〕马克斯威尔·泰勒著、《战争指导》〔英〕富勒著、《制胜的科学》〔俄〕苏沃洛夫著、《制空权》〔意大利〕朱里奥·杜黑著、《战争艺术概论》〔瑞士〕若米尼著、《理论后勤学》〔美〕索普著、《军队大脑》〔苏〕沙波什尼科夫著、《装甲战》〔英〕富勒著、《总体战》〔德〕鲁登道夫著、《谋略》〔古罗马〕弗龙庭努斯著、《兵法简述》〔古罗马〕韦格蒂乌斯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美〕马汉著。

这些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出版界的一项空白，为中国军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套了解世界军事理论的基础性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同时也留下了遗憾。

进入 21 世纪之后，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从 2002 年起将这套书重新修订、编辑、出版。这次修订的主要工作是：(1) 调整选编书目，增补更有代表性的著作。(2) 修订原稿中人名、地名、战争名、武器名中不准确、不统一的译法，修改错别字词及标点符号。(3) 重新设计图书的版式、字号字体、封面装帧。(4) 适当增加某些图书的背景材料的介绍，增加历史照片，帮助读者阅读。我们力求将这套书做成内容经典、装帧精美、编校精细、品位高雅的精品书，受到一代一代中国军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喜爱。

我们衷心感谢以往对出版这套丛书给予支持与帮助的



各界人士，我们也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对修订版图书的宝贵意见。

二〇〇四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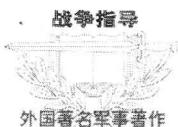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在世界几千年的文化史、学术史中，军事著作占有十分明显的位置。它们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具有的学术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国防进程中，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一些外国军事名著，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种目的，我们将选择一些外国古代、近代和当代具有定评的军事代表作品，编成《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陆续出版。

这些著作，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或多或少存在着糟粕，希望读者在研读时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为出好这套丛书，深望著译界鼎力襄助。

一九八五年



译者的话

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富勒少将，早就因为他的 30 多种军事著作而闻名于西方世界了。他作为装甲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曾对 30 年代德国闪击战思想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富勒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于军事学术的研究，早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重点探索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诸军兵种的战斗运用，晚年，主要从事军事历史的钻研和军事理论的阐述，致力于发掘指导战争的原理和原则。

在近代历史上，像富勒这样勤于著述并卓有成果的军事作家，尚不多见。因此，重点介绍他的军事思想是有意义的。如就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来说，《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两书，可以称为富勒的代表作。这是作者殚思竭虑、倾注了巨大精力才得以完成的。从内容上看，前者侧重于战争史实的叙述，是战争经验和教训的缜密分



析，后者着意于战争理论的求索，是在分析战史战例基础上的思想升华。因此，两本书实际上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读者有兴兼而读之，必有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之效。

《西洋世界军事史》是一部分编为三卷，总共 150 余万字的长篇巨著。据作者说，他从 1923 年就开始收集资料，到 1939~1940 年之间，出版了两卷《决定性会战史》，后来，全部的存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全被毁。于是，作者在战后又花了 10 年时间，重新撰写这部著作，并以《西洋世界军事史》名称出版。实际算来，该书的写作前后历时 27 年。它是一部纵贯 3500 年的战争史。

《战争指导》是富勒晚年完成的主要理论著作。人们通常把它看做是《西洋世界军事史》的姊妹篇。尽管它的篇幅远远比不上《西洋世界军事史》，但其理论意义却更为巨大，实为作者毕生研究战争的压卷之作。该书清楚说明，富勒关于战争的理论和指导战争的观点，都是经过反复探索和深思熟虑的，虽然其中有些看法或结论未必完全正确，但是毕竟能够自成一家之说，是值得读者认真加以思考的。我们认为，就总体来说，此书有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作者是把战争这个历史现象放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中来进行研究的。他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对于战争所起的作用，提醒人们在战争中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认为行动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在变化中，因此强调，要从综合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战争的指导原则与方法。同时，作者还希望有人再给政治



家和军人们专门写一本关于“战争指导”的教科书，从而暗示出继续探讨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

其次，书中比较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拿破仑、克劳塞维茨以及毛奇、福煦、列宁、希特勒等人的战争观点和理论，涉猎到一些历史名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影响。作者把古和今联系起来，把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结合起来，对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主要战争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剖析，既有独到的议论，也有尖锐的批评。比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战争政策的某些分析，那种不避锋芒的指点，颇能引人入胜。这样，读者不仅可以从中比较系统地了解历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战争理论和实践，而且可以因此开拓思路，受到启迪。

再者，作者通过几场大战和一些重要战例的分析，探究了战争指导的得失，尽力总结出导致这些得失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从而得出了自己关于战争指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作者认为，有限政治目的战争往往能使胜利者获得较大的利益，因此，从战略指导来说，要看到战争中敌友关系的频繁变化，要懂得战争中野蛮行为的不合理性，要做到在战争中不使你的敌人陷入绝境，而在敌人被打倒后，要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读者提出了如何指导战争的新见解。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作家，富勒的著作不可能没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军事观点时，抱着明显的偏见；书中有关社



会主义苏联的战争的论述，也存在不少的错误。所以如此，原因不言自明。但是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并非因为它是尽善尽美的，而是考虑到，它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某些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战争指导的问题上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希望战争而渴望和平生活。时至今日，尽管和平的力量在发展，遏制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是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军事科学的研究仍是我们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因此，把这本具有世界影响的西方军事理论著作，介绍给我国的军事研究人员和指挥干部，以供研究参考，看来非常必要。

遍读译文，可以发现，译者为了准确地再现原作的真实思想和风貌，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但由于条件所限，译文的缺点错误亦恐难免。敬祈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1985年6月

战争指导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

前　　言

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缓减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注意到了。现在，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战争的指导却还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更糟糕的是，在本世纪中，战争又回到了野蛮的摧毁和残杀的形式。

有人对于这一点也许会表示怀疑。那么，就请回顾一下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果他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是满意的，这本书也就不适合于他。假若他不满意，那么，他就会看到，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不仅没有疗效，反而增加了毒害，因为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整个时代都被搞乱了。帝国在逐渐地消失，欧洲被撕成了碎片，德国被



分裂，革命蔓延到世界各地。今天，毁灭的恐惧笼罩着每个人的心；没有稳定的迹象，没有安全的感觉。更坏的是，没有荣誉的约束或甚至普通的礼仪能把国家联系在一起。

欧洲经历了许多的战争，1000年来，战争一直是狂暴民族的经常性的消遣。不过，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像本世纪的战争那样成为大灾难。但是，不能在战争本身去寻找原因，而应从战争的指导上来寻找。战争指导与1789年以来的各种伟大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贵族统治的衰败和民主制度的兴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出现，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报刊的流行，宗教信仰的衰退和唯物主义的流行。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都重铸了人类的文明；如果这些对战争的影响能够得到正确的判断，并因此来决定战争的指导，当今的世界也就没有理由如此混乱了。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做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在130年以前就这样写了。如果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家和统帅们领会了这个思想，他们就不会犯那些无可挽回的错误。

不要想使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战争是一个历史问题。文明的变化对人类的战争是有影响的。检查这些变化并探索它们对战争指导的影响，则是本书的主题。据我所知，



到目前为止，这一题目从未深入探讨过。而且，它是如此浩瀚和复杂，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完全的，只是尝试性的。

这本书不是 1789 年以来的战争史，也不是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指导，而是同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它们对战争的影响。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太长，我不打算检查所有的发展，只是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例。在探讨每一具体战争的章节中，我也不准备详细地讨论这些战争，只想从中选出一些侧面，以便较好地说明他们的指导，而且更多的是错误指导。

介绍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他被称为近代战争之父。我不准备浓缩他的理论，只是从《战争论》中引用一些原文。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第一个把战争看成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人，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为数不多；其二，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引用或批评过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人，其中有军人，有政治家和其他人等，但是，在这些人中，真正研究过克劳塞维茨伟大著作的人，我只碰到过 3、4 个。其中之一，就是《战争论》第二版的编辑，已故的 F.N. 毛德上校。50 多年前，他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介绍给我。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研究。不过，他们之中似乎没有一个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替西方同盟国指导战争的，否则他们不会搞得那么糟糕。

我也从其他一些作者的言论里自由地引用了一些片断。这主要是指福煦元帅、列宁和希特勒的著作。对于读者来



说，也许显得有些乏味，但我相信，让这些人为他们自己说话，比试图解释他们的理论，可能更合适些。

至于说到工业革命，我始终把它看成为一个完整的事情，从它朦胧开始之日起直到今天为止，不是像某些作家那样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在核能的应用和自动化的发展之前为一阶段，在此之后为另一阶段。

作为对读者的一种指导，我想提出的其他观点是：

在我们所考查的整个时期中，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

在战争中，你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像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

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这是一个少有例外的真理。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入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

纵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

最后，我想以一个建议来作为结束。现在已有许多关于战争的教科书，虽然我对官方的教科书没有兴趣，但当我在写这本书时，却曾想到，谁要是再写一本《战争指导》，那将是大有可为的。但它应该是写给政治家和军人



的，而且应该是必读之物。为了方便起见，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如何指导一场战争”和“不该如何指导一场战争”；至于第二部分，正像本书将要指出的，有极其丰富的原始资料。

J.F.C. 富勒
1960 年 12 月